



哈尔滨市宾县赵继业自述十四年来遭迫害经历

【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二月五日】我叫赵继业，今年六十六岁，是哈尔滨市宾县毛巾厂退休职工。一九九三年毛巾厂倒闭，我为了维持五口之家的生存，被迫到哈尔滨市打工，当时落脚在哈市香坊区。由于长期生活艰难和劳累，我经常感冒、发烧、头痛、腰痛。有时几乎无法出去打工干活了。由于经济负担太重，我经常和家人发生口角，甚至养成了抽烟喝酒、无事生非的毛病，简直堕落成市井街头上的混混，邻居都躲着我。

一九九七年七月份，我的身体极度不好。一个偶然的机缘，我有幸接触了法轮大法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走入了修炼，很快就戒掉了抽烟喝酒的习惯，身体很快就变好了，几种病都不知不觉的消失了，我又能出去打工干活了，家庭也因此和睦了。自修炼以来，我事事尽量为他人着想，不求名不求利，道德标准在不断升华。邻居都说是法轮功把我变好了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，江泽民流氓集团公然造谣，对大法和大法师父进行诽谤、诬蔑，让我非常震惊。出于自己的做人良知，我决心去北京反映真实情况，证实大法和师父的清白。我十二月末经天津到达北京，顺利到达天安门广场，打出横幅，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法轮大法是正法！还李洪志老师清白！”

很快，我就被那里的武警和便衣警察按倒在地上，绑架到天安门派出所。一起被绑架的还有几个同修。武警拿棒子打我们，我们不怕，仍然高



中共酷刑演示：推、掰、掀

喊：法轮大法好！还我们师父清白！下午把我们劫持到房山看守所。在房山看守所，警察把我们用手铐铐在床头，进行提审。由于我们都不报姓名，他们就用脚踢、打嘴巴子。之后把我送进小号，给我起了个代号“B03”。一个女警要给我照相，我不配合，她打了我两个嘴巴子就走了。后来我又被换了几个监舍，有几个特务和犯人包夹我，昼夜看守。我也没告诉他们我的个人情况。一个星期后，两个特务走了。七号监舍班头是齐齐哈尔人。期间进来一个被绑架的同修是长春人，六十多岁，据说是交通局的一个领导干部。有一天借外出放茅期间，我高举横幅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还我们师父清白！”这下狱警和牢头象疯了一样把我按倒在地，连踢带打一个多小时，接着又把我关进了七号监舍。这时，老同修流着泪说：你喊的时候，满屋子都是旋转的法轮。班头听了这话，赶紧说：回去我也炼法轮功！看守所姓常的所长叫我去谈话，我就讲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和我炼功后的身心变化。姓常的所长说：我放你回家！我说：谢谢。那次一共放了九名同修，其中一名大庆同修借给我钱，让我买回家的车票。

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，香坊区新成派出所片警王显滨带领四、五个恶警开着车，冒着雨半夜闯进我家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抢走一百多本大法书籍和师父法像等。那几天我的小儿媳正在坐月子，吓的够呛。我被绑架到新成派出所，铐在铁椅子上。而后香坊公安分局副局长、派出所所长和片警连夜开车把我绑架到香坊区拘留所，后又送到万家集训队，于十月末我被关进长林子劳教所。

当天下午，车子停在长林子劳教所五大队后，队长赵爽带领副队长强胜国和警察王凯等指使刘福海、王正国等犯人对我进行迫害，先是拳打脚踢，打嘴巴子，继而用高压电棍电，之后把我关进监舍，罚蹲两天两宿。



中共酷刑演示：铁椅子

期间王凯对我拳打脚踢，专踢膝盖骨处，疼痛难忍。后来警察逼我去干活，多数是挑牙签、挑瓶盖、穿珠子、装椅垫，完不成任务就连夜干，不让睡觉。我经常完不成任务，就罚我撅着、蹲着，用电棍电我，拳打脚踢。狱警队长赵爽经常打我嘴巴子，牙全都打活动了，两边的大牙都打掉了。我绝食抗议，他们就强行灌食。有时食管插进鼻腔，抽出后鲜血淋漓。

我还被打毒针、抽血化验。大法弟子全被抽血，抽的量很大，连续抽好几次。当时我就想，我们遭受这么残酷的迫害，为什么还被抽血化验呢？现在才明白是为活摘器官配型做准备。同修们都不配合，劳教所教育科科长、队长、教导员和包夹等六七个人按住我们一个大法弟子强行抽血。在长林子劳教所两年多的迫害中，恶警多次利用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如：推、掰、掀、蹶、罚蹲、电棍电、拳打脚踢、上大挂、关小号、坐小板凳、不让睡觉等等。另外，劳教所恶警还逼迫法轮功学员填写诬蔑大法的表格，不填就被打骂、电棍电或加期。恶警队长赵爽经常酒后拿宫文义、高科等同修耍威风，打嘴巴子、电棍电，邪恶凶狠，残忍至极！

二零零四年，我被转到四大队迫害。由于我不报名、不穿号服、不干活，恶警就指使包夹轮番打我嘴巴子、电棍电、踢、蹶、冰冻、冷水浇、罚蹲……每次都把包夹累得够呛。有一天，队长郝威让人把我（转下页）

(接上页)叫到队长室,屋里已有四、五个包夹人员在那里,还有狱警敖平、牛铁军和一个姓刘的狱警等。郝威当着他们的面打了我两个大嘴巴子。我问为什么打我?他说我闭着眼睛炼功了,准备对我下毒手。我没吱声,沉默半天。郝威骂了一声:滚!我就回监舍了。他对法轮功学员于殿才、王东哲、周景森(已被迫害离世)关小号进行迫害。有一次,法轮功学员何敬辉在食堂就餐时喊:“法轮大法好!还我们师父清白!”被恶警关进小号迫害,罚坐铁椅子,进行推、搡、蹶、电棍电、拳打脚踢、上大挂、棍棒齐上等酷刑折磨,当时何敬辉就被折磨的昏死过去,送到医院抢救,住了三个多月院才活过来,至今神志不清。

由于环境恶劣,长期被关押迫害,很多人都在迫害中长了疥疮。其中哈市的李维国、依兰的李春林、延寿的赵继武及双城姓周的学员和姓董的学员(已被迫害离世)等人,都被恶警用玻璃碴子、铁刷子给刮疥,刮的这些人血肉模糊,惨不忍睹。说是给刮疥,其实就是借机进行迫害。

到二零零五年年初,我全身长了疥疮,疼痛无比。狱警迫害我,就用玻璃片和玻璃碴子给我刮疥,用冷水

冲,钻心疼痛,导致睾丸肿得老大,走路得用双手兜着,而且睾丸是透明的,非常吓人。我无法走路。郝威怕出事担责任,于五月十一日把我提前放出劳教所。一个姓刘的狱警让我在手续上签字。我说你让我签字我就不出去了。他就说:不用签了,你走吧!我就堂堂正正走出长林子劳教所。

当时在劳教所外面等我的有香坊分局、六一零、武装部、片警、街道委主任等,见我这副模样,就说开车到医院去。我说不去,回家!我有师父管我,学法炼功五天就会好。他们都不信。我说:到五天你们再来,不用打针,不用吃药、我会全好的。于是他们就派人轮流监视我,第五天他们都来了,见我真的恢复正常了,非常惊讶,感到神奇。我说还是法轮功好吧!祛病健身,做好人,做更好的人,他们都点头认可了。

原片警王显滨在新成派出所干不下去了,又喜新厌旧和妻子离了婚,就去广州打工去了,而新来的片警刘宇泽经常对我进行骚扰。二零一一年找我去签字,说我有前科。我说:那是迫害,不能签。他说:求求你,你不签,我年末就没奖金了。我说:那是你们的事,与我无关。后来他又带人到我家去了几次。我只好离家出走,

流离失所,至今不能回家。

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,片警刘宇泽带着六一零人员共六、七个人穿便衣到我家。在我没在家的情况下,强行压门撬锁进屋,抢走三张师父法像、十几本大法书籍、一百多张真相光盘,给我和家人造成巨大伤害。不仅如此,由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后,新成派出所王显滨、刘宇泽等恶警就经常派黑社会和社区人员,利用砸墙、扒烟筒、安监视器等手段对我家人进行监视、骚扰、恐吓,致使我的家人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,承受不住,都显得不正常了。

古人云:善恶有报是天理。奉劝那些曾被邪恶谎言欺骗、昧着良心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恶警坏人,看看那些遭恶报的案例和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,赶紧停止迫害,悔过自新,挽回损失,以免给中共邪党做陪葬品!
(文/赵继业)



在纽约煽动仇恨 江泽民集团玩火自焚

【明慧网】在薄熙来、周永康、李东生相继落马之际,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近日利用“商人”陈光标以购买美国《纽约时报》为名作秀造势,于二零一四年一月七日在纽约举行新闻发布会,借资助所谓的“天安门自焚”“受害者”郝惠君、陈果母女到美国治疗,重炒十三年前江泽民集团为构陷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世纪伪案,企图继续欺骗民众,拖延清算,却不料再次自曝其惊天罪恶,引世人聚焦背后真相。

一九九九年七月,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发动了对法轮功“真、善、忍”修炼群体的灭绝性迫害。然而这场迫害从开始就不得人心,受到普遍反感与消极抵制,到二零零一年已难以为继。为延续迫害,在江的指使下,由

曾庆红出谋、政法委书记罗干伙同央视副台长李东生共同策划,在二零零一年大年除夕点燃“天安门自焚”的伪火,李东生操纵央视以第一时间报道,诬陷法轮功。然而,假的就是假的,经不起推敲和检验。人们很快就发现“自焚”破绽重重、漏洞百出。(请突破封锁观看《是自焚还是骗局》短片。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,李洪志先生在《转法轮》第七讲中明确指出:“对炼功人来说,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,炼功人不能杀生。不管是佛家、道家、奇门功法,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,只要是正法修炼,都把它看的很绝对,都不能杀生”;在《悉尼法会讲法》中也明确说“自杀是有罪的”。“自焚者”的行为明显与法轮功的教导背道而驰。在江泽民血债

帮全面崩溃的今天,其逆天叛道的最后疯狂必加速灭亡,并让国际社会看清其反人类反人性的邪恶本性。◇



图: 以上“焦点访谈”镜头证实,刘春玲没被火烧死,却被警察现场打死。